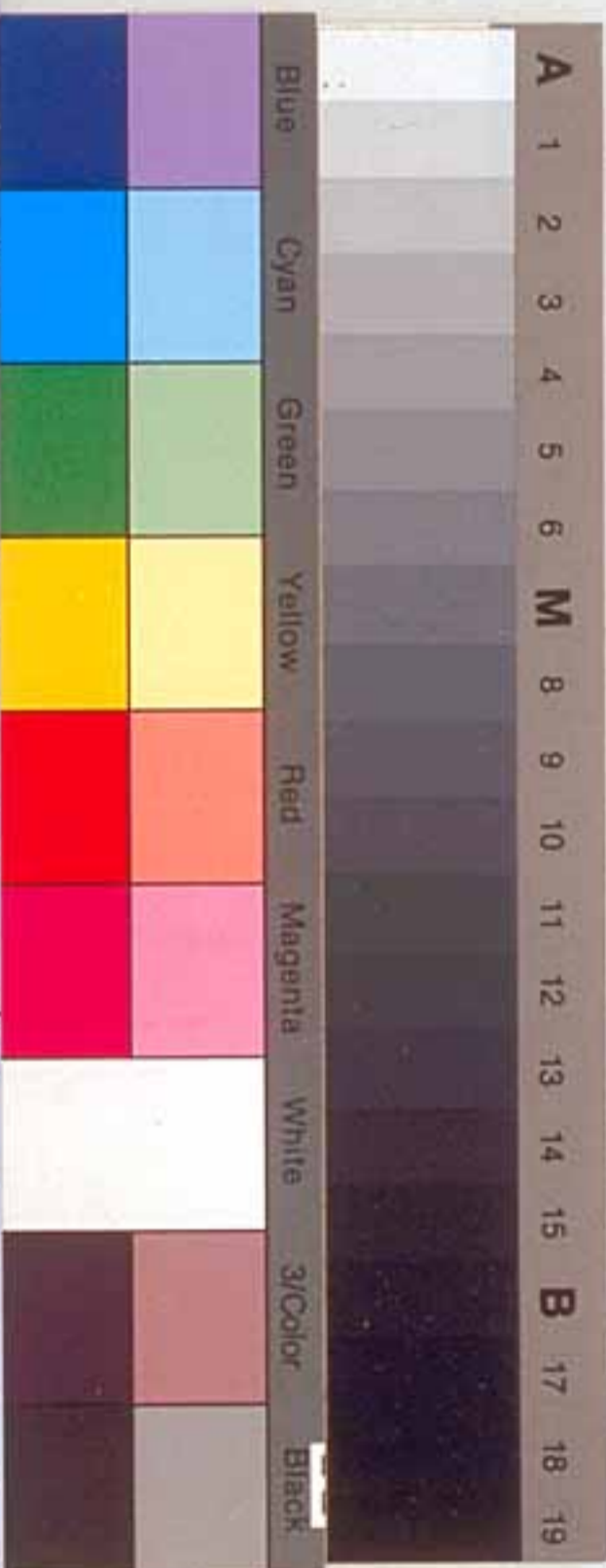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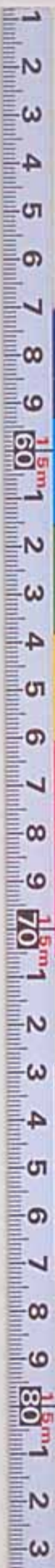


畿輔通志

卷六十七

陽明文庫圖書
七冊
共二冊
京都府立総合資料館

近所
5-86
キ2





世祖章皇帝祭明諸陵文

御製

維順治十六年歲次己亥十一月戊午朔越十有七日甲戌

皇帝致祭於明成祖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

帝世宗肅皇帝穆宗莊皇帝光宗禎皇帝熹宗愍

皇帝諸帝丕承鴻運撫有寰區蒞政理民為一代

主朕巡幸畿輔遣經昌平瞻陵寢之在茲景流風



莫高哭  
讀書中文網發行  
<http://bbs.rbook.net>

近衛本

而興感特以牲帛醴齊庶品之儀用申祭享尚其  
歆格

世祖章皇帝祭明崇禎帝文

維順治十六年歲次己亥十一月戊午朔越十七  
日甲戌

皇帝致祭於明莊烈愍皇帝曰惟帝英姿蒞政志切安  
民十有七年勵精靡懈詎意寇亂國亾身殉社稷  
向使時際承平足稱令主祇以襲敝政之餘逢陽  
九之運雖才具有為而命移莫挽朕恆思及憫惜  
良深今因巡幸畿輔道經昌平陵寢在焉顧瞻增

感特以牲帛醴齊庶品之儀用申祭享尚其歆格

世祖章皇帝諭修明崇禎帝陵詔

朕惟膺圖永祚統紹百王而創業宏模情殷勝國  
歷觀史冊興亾之迹考其治亂得失之由僉以政  
荒遂干天譴邦國旣隳士民罔懷維有明莊烈愍  
皇帝實治理之究圖惜贊襄之莫逮以致寇氛犯  
闕宗廟為墟追念喪師匪因失德朕每念及此未  
嘗不惻焉傷心也頃者兩幸昌平周視明代陵隧  
躬親盥奠俯仰徘徊以彼諸陵規制咸壯麗相因  
獨愍帝之陵荒涼庫隘典物未昭原彼當年孜孜

求治宵旰不遑祇以有君無臣薄海鼎沸洎乎國  
步傾危身殉社稷揆諸正終之例豈同亾國之君  
朕於憑弔之餘撫往典悲不禁流涕因欲繕治陵  
寢丹堊几楹慰靈爽於九京彰異數於奕禩迺核  
少府金錢悉皆小民正供儻增工徒之費殊乖賦  
式之經然終不忍聽其闕畧用是布告方州開導  
惻忱交相輸助聿新礩甃以肅松楸爾等溯厥源  
流夙沐前朝之澤凡茲臣庶寧無故主之思矧愍  
帝之終異於往葉而勸忠之感當有同心或列籍  
薦紳或齒登編戶恩沾累世德歲高曾勿以革故

爲嫌戚致事亡之誼各隨心力共佐經營在內所  
捐貯諸工部至各直省地方輸之有司彙解工部  
猶慮經費浩繁紆以歲月計貲罔缺工役迺興繚  
以周垣崇其寢殿奢靡不尚雖少遜厥諸陵鳩庇  
獨新庶無曠乎儀制所在奉行毋滋擾害克成斯  
舉式副朕心

世祖章皇帝諭工部敕

諭工部前代陵寢神靈所棲理應嚴爲防護朕巡  
幸畿輔道經昌平見明朝諸陵寢殿宇牆垣傾圮  
殊甚近陵樹木多被砍伐向來守護未周殊不合

理爾部即將殘毀諸處盡行修葺見存樹木永禁  
樵採添設陵戶令其小心看守責令昌平道官不  
時嚴加巡察爾部仍酌量每年或一次二次差官  
察閱勿致疎虞特諭

世祖章皇帝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朕惟自古膺圖受籙咸有大功德于天下其沒也  
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貺實亦遐  
邇之所繹思故世代雖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于  
當年園寢湮于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  
九有于前代陵墓未嘗不惓惓于心申勅所在守

護惟謹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  
故明惑于形家之說疑與本朝王氣相關遂劓斷  
其地脉又己巳歲我

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念金朝先德遣王貝勒大臣詣  
陵致祭明復加摧毀且建立關廟為厭勝之術不  
達

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于風水移災于林木何其誕  
也金朝垂祚百有餘年英主哲辟實光史冊乃異  
代之後兆域荒圯祀典缺廢撫今追昔慨焉興嘆  
金太祖世宗已經享祀帝王廟其陵寢命地方官

虔供春秋外茲特論禮臣尚官省視修其頽毀俾  
規制如初并令有司時祭無斁嗚呼廟貌旣崇特  
景仰于往昔封壤重煥用昭示于來茲爰勒貞珉  
以垂不朽云爾

世祖章皇帝御製表忠錄序

自古賢臣正士效力王家率授命致身捐生赴義  
跡其所遭若無厚幸然而時過論定聲稱振揚及  
於代遠風遙流徽彌茂留連曩迹如違其人是以  
孟軻有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夫當其矢心靖獻奮不顧軀豈逆覩後人美

嘆靡窮哉獨以浩然之氣成特立之操內無懼心  
外無慚德而已顧竭志盡忠者人臣之誼善善惡  
惡者大道之公循省往哲愛結於中誠有不能自  
已者也朕萬幾之暇由繹載籍每覽忠孝節義之  
事未嘗不反覆三致意焉至明史嘉靖年間有直  
臣楊繼盛者以諫死於戲賢哉觀其劾仇鸞嚴嵩  
二疏凜凜乎烈丈夫矣夫尊爵厚祿握權當軸者  
何可勝道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甚或遺穢蒙嗤  
爲世昭鑒去繼盛奚翅霄壤哉使繼盛獲遇明主  
庸其言顯其身其所建豎必有卓然可觀者而竟

不得志而歿與龍逢比干先後合轍亦可悲矣朕讀其文傷其意慨然想見其爲人故特表而出之以旌其忠鯁垂法將來由斯以觀卽謂繼盛至今存可也

世祖章皇帝御製楊繼盛論

朕觀有明二百七十餘年忠諫之臣往往而有至於不畏疆禦披膈犯顏則無如楊繼盛而被禍慘烈殺身成仁者亦無如繼盛云當是時其君端拱修懸委政輔弼而逆臣嚴嵩父子盜執大柄濁亂王家威福擅端紀綱蕩廢在廷之臣皆澳忍阿諛

奔走承順繼盛獨能伸大義聲其十罪更彰其五姦使隱然昭明稔惡暴白豈非獨行不懼者哉夫繼盛特曹郎耳非有貴戚之誼股肱之任與拾遺補闕之責也以疎逖之臣惡權寵之姦遂思執白簡而彈去之其勢不敵夫人知之矣乃毅然不顧且繼盛一官又非未經摧折者方仇鸞主互市議時衆皆頰首縮頸塞默不敢異繼盛排群說力言不可致權臣包然刑之瀕死謫官遐方歷尉令始得至一曹郎令他者處此且保軀固位未遑安敢復蹈前迹而繼盛歷事未月又有舍身圖報之章

蓋念君恩難負姦輔難容建言寧計崇卑報國不  
憂生死洵忘身殉君忘家殉國者也且是時嚴嵩  
與仇鸞隙思繼盛言遂欲立貴之以爲已用故數  
假王命內示其私繼盛倘一委蛇可立取通顯不  
則緘口屏息循職自効亦何所不容而乃重公室  
藐權門慷慨叫闈從容就義有臣如此良國之砥  
柱哉蓋繼盛自有生後夙罹閔凶艱苦備至故堅  
貞之性百折勿回可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者矣嗟乎繼盛值諱言之朝無立言  
之責尚能不畏彊禦披膈犯顏如此今之爲臣者

乃身任言職直節罔聞感私德而事主恩畏權威  
而忘國事以視繼盛能不媿然汗下哉朕故咏浩  
氣丹心之句不勝三嘆爲直臣惜也

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

頒行內院

世祖章皇帝諭祭明內監王承恩文

朕嘗考諸史冊見夫忠臣烈士身殉國難名炳千  
載未嘗不掩卷三歎也雖忠義之性命之於天人  
人可以自盡然變亂之際利害動於中禍患怵於  
外依違瞻顧多不能引決求夫風雨不渝其常霜

雪不易其操者蓋難之矣若夫掖庭之中貂珥之列或恪共著美或勤慎流徽若漢之呂強唐之張承業亦可謂賢矣至於國家多難秉志不移忠誠貫於金石氣節昭於日星尤足以激末流而挽頽俗也如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者有可紀焉當明季寇訶海內鼎沸莊烈愍皇帝勵精圖治宵旰焦心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無臣孤立於上將帥擁兵而不戰文吏嗜沓而營私以致羣寇縱橫不能奏績逮逆渠犯闕國勢莫支帝遂捐生以殉社稷而一時戴縑垂纓之士在平時則背公樹黨遇

難則苟且偷生言之可爲太息惟有范景文等十人無愧臣節業賜諡致祭以旌其忠然多士盈廷能赴義捐軀者蓋不多見獨承恩目擊艱危從容就義從死愍帝之傷其岳岳之風節卽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旣乃託體山阿瘞骸林麓永近園陵嘗依隧道可謂式慰幽靈用綏貞魄者矣朕自踐祚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洎夫有明恆深嘉歎其列代山陵近在畿輔向令永禁樵採守護維嚴於順治十六年因東狩駐蹕昌平覩勝國之松楸感廢丘之霜露諸陵周覽心惻久之爰至思陵

念愍皇帝精勤遘亂亾國非辜躬奠椒漿尤增憫  
泣顧見陵側有土一抔卽承恩墓也特命從臣酌  
酒焉邇者當省斂之時展軫宵駕載履明諸陵拜  
陳醑醴復徘徊於思陵之所撫荒墟而灑泣瀝旨  
酒而痛心念茲從死之臣彌興節義之感手一卮  
命大臣拜奠其墓以勸忠也諡義危身奉上險不  
辭難曰忠故忠君愛國庸人每未之逮貞烈之士  
毅然行之使百世之下聞而興起者慕竝無窮也  
矧承恩趨侍宮掖出入禁闈其責任不繫乎封疆  
名位不同乎公輔而獨能視死如歸豈非較然不

欺其志者哉以視世之讀書明大義負重名者變  
故當前依阿澆忍幸免旦夕其爲人賢不肖又何  
如也用是勒之貞珉使盡忠者以爲勸不忠者以  
爲戒且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者

世祖章皇帝御製明內監王承恩碑文

朕聞烈士徇名齋志而歿貞臣衛主捐軀以從自  
有明失馭寇陷都城懷宗皇帝敦國君死社稷之  
義崩於石室時有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承恩者攀  
龍髯而矢志甘雉頸以從君陪縊於傍死而猶蹠  
嗚呼若承恩可謂事君有禮不忌其忠者矣夫人

臣事上無二厥心爲其易者與爲其難者途逕若分理道則一人臣之懷有二心者倖圖苟免甘心事讐乃在平日俊讀詩書高擁爵位之人無論生無以爲人死無以爲鬼對若人其亦何地置足耶朕殲除巨憝用彰民彝既禮葬懷宗皇帝於思陵因賜承恩塋域一區俾葬兆外以從厥志仍錫之香火田地豎之穹石使後世知難危之際內員中乃尚有忠烈而死如承恩者

順治十七年九月初六日立

御製金太祖世宗陵碑文

朕惟自古膺圖受籙咸有大功德于天下其沒也弓劍之藏後世重焉匪特陰陽之所景貺實亦遐邇之所繹恩故時代雖遙崇禮不替若聲教被于當年園寢淫于異世非所以昭德追遠也朕撫有九有于前代陵墓未嘗不惓惓于心申勅所在守護惟謹惟金朝之陵在房山者前我師克取遼東故明惑于形家之說疑與清朝王氣相關天啟元年罷金陵祭祀二年折毀山陵剝斷地脉三年又建關廟于其地爲厭勝之術從來國運之興衰關乎主德之善否

上天降鑒惟德是與有德者昌無德者亾于山陵風  
水原無蘭涉有明末造政亂國危

天命已去其時之君臣昏庸迷謬罔知政圖不思修  
德勤民挽回

天意乃輕信虛誕之言移咎于異代陵寢肆行摧毀  
迨其後流寇猖獗人心離叛國祚以傾既與風水  
無涉而前此之厭勝摧毀又何救于亂亾乎古之  
聖王掩骼埋胔澤及枯骨而有明君臣乃毀前代  
帝王山陵其舛謬實足貽譏千古矣夫金朝垂祚  
百有餘年英君哲辟實光史冊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知金太祖世宗二帝陵寢在茲  
追念鴻烈特遣王貝勒大臣詣陵致祭蓋我

太宗文皇帝訃謨偉畧度越前王乘輿所至威德布昭  
表遺徽而欽往哲誠非常之盛事也洎

世祖章皇帝定鼎中原隨享金太祖世宗于歷代帝王  
廟復命地方官春秋致祭陵寢又諭禮臣審官省  
視修其頽毀俾規制如初朕纘承丕緒緬溯前徽  
特命所司虔申禋祀以昭繼述闡揚之意嗚呼廟  
貌旣崇特景仰手往哲封壤重煥用昭示于來茲  
爰勒貞珉以垂不朽云爾

卷之三十一  
康熙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立

御製賜直隸巡撫于成龍詩乘性惇樸廉介夙聞朕  
心喜賴伯典節鉞保釐畿輔惟能激濁揚清始終  
如一清澗之操白首彌厲真國家之可重人所不  
能也茲亦陛見爰賜以詩用示敦勵之義且以風  
有位焉

自昔崇廉治勤思吏道澄郊圻王化始鎖鑰重臣  
膺政績聞畱犢風期素飲木勗哉貞晚節褒命日  
欽承

畿輔通志卷之第三十六

藝文

世人之語曰燕趙多慷慨鄒魯多文學燕之與趙  
以性情著而不以文詞著自古已然歟或曰三家  
分晉趙始有國晉之文卽趙之文戰國時燕不與  
會盟無聘問贈勞之辭故不傳夫謂晉文卽趙文  
似已謂燕文不傳則可謂燕無文庸可乎或又曰  
十五國無燕風七國無燕語大抵以質慤勝及讀  
國策燕惠王樂毅二書與秋風易水之歌則又不  
盡質以慤也嗣是鄒衍推五德而作主運窮天際

地以為文韓嬰毛萇作詩傳纂經輯雅以為文張  
 華作博物志鄧道元作水經注蒐今羅古以為文  
 天下文章孰大乎是唐以詩傳趙人為最多宋以  
 後重理學尊董江都為大儒邵康節劉器之劉文  
 靖承先啓後致知力行不僅以文章傳而文章未  
 始不傳顧可曰燕趙無文章哉或曰文而繫之以  
 藝則非載道之謂矣燕趙之士不屑屑以藝名藝  
 亦可以不名也雖然志之所謂藝文則非此之謂  
 志記事也事有質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  
 足咏歌之皆文也亦皆事也李太白云大塊假我

以文章易曰風行水上渙蘇子以為天下之至文  
 乾坤山水厥有自然之文人故從而文之所謂筆  
 有造化之工者也志藝文所以志乾坤山水文之  
 不可已也如是夫彼以文為藝者所不暇錄焉

詔誥

漢武帝報右北平太守李廣書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

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  
 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  
 以名聲暴于遐方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  
 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  
 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  
 轅彌節自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成帝立皇太子詔

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  
 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

百姓怨恨者衆天下無所係心定陶王欣于朕爲  
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爲皇太子  
封中山王舅諫議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  
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王列侯令天下當爲父後  
者爵三老孝弟  
力田帛各有差

章帝諭常山等郡守相勅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  
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  
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  
將禮常山遂徂北上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  
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漢者成淵淺則泥塗  
追惟先帝 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  
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  
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贍  
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  
半月今年田  
租以勸勞之

唐玄宗勅冀州刺史邊仙觀修齋詔 詔曰勅冀州  
刺史原復惟  
彼冀方唐風若在汾陽之駕堯德所稱神仙往還  
復美今日朕承唐運遠襲玄宗載弘道流遂有靈  
應彼之女道丹臺真人白日上五雲在御不圖  
好道遂此明徵深爲喜慰卿舊相之子家上玄玄  
能叶心志自茲目視果成朕願雖上青云遠而舊  
相猶存遼海雖別於千年緱山復期於七日窈冥  
響像故亦依然今因入奏使廻便付少物卿可於  
觀所以修齋行道以達朕意也卿能至誠必有通  
感然道之爲教本貴無  
爲宜用乃心化彼黎庶

憲宗賜冀鎮節度使王承宗詔 勅王承宗朕臨馭  
天下及此五年三  
叛誅除四方清泰不以武功自負常推恩信爲先  
爾父云亾卽欲命卿受詔遠近方鎮內外人情紛  
紛奏陳皆云不可朕以卿累代積勲賢之業一門  
有忠義之風功著艱危恩連姻戚雖中心是念而  
衆情難違可否之間久不能決然亦欲觀卿進退  
之禮察卿忠孝之心卽自罹憫凶倏經時月待使  
臣而動皆得禮奉章疏而言必由衷情獻官員願  
輸貢賦而又上陳密款遠達深誠潔身而謀出三

軍摠已而讓推二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節知君  
 親之大恩公卿既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撫舊  
 封命授卿起復左金吾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克  
 成德軍節度使恒冀深超等州觀察等使兼御史  
 大夫仍賜上柱國并賜諡身旌節等往想卿忠孝  
 哀感兼深其德隸兩州以卿退讓元欲卿於親屬  
 之內選授一人在法雖有推恩相時亦恐非便今  
 所以除薛昌朝德隸兩州觀察使昌朝昔嘗事卿  
 先父今又與卿親鄰卿宜具以誠懷令報昌朝知  
 悉卿今授命之後足得節制三軍使其不失事宜  
 方見卿之忠蓋昨者衆情易感非卿不能効此誠  
 羣議排非朕不能斷此意所宜保持大義勉勵遠  
 圖深念斯言永副予望其當軍大將已下各宜特  
 與改轉卿即條錄聞奏其官健等亦宜量加優賞  
 想宜知悉

元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戊申封伯夷叔齊詔

蓋聞古者

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  
 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

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  
 光垂于千古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  
 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  
 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  
 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奏疏

董仲舒乞種麥限田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

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開中俗不好種麥是歲  
 災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  
 農使開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况古者不過什  
 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  
 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其稅下足以畜妻子極  
 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凶立錐之地  
 又額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後以相  
 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

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于古或畊  
 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  
 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  
 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  
 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難卒行宐少近古限民  
 名日以贍不足塞井田法難卒行宐少近古限民  
 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  
 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邢邵請置學書

惟二鬢雨學盛自虞殷宗配上帝  
 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

天之性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  
 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亾秦改革其道坑  
 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  
 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  
 盛建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  
 高祖孝文皇帝稟性自天道通古今列教序於鄉  
 隣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是  
 就弓劍弗追世係統歷事遵先緒永平之火大典  
 版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  
 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蹟城隍嚴

固之重闕輒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  
 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  
 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  
 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卽  
 使高皇帝享闕於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  
 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  
 所以任事既任以事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瘼  
 之譏下絕尸素之謫今國子雖有學習之名而無  
 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  
 言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  
 刑罰所以殺人而有司每勸請定刑法至禮樂則  
 曰未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當今  
 四海清平九服寧宴經國要重理化先營脫復稽  
 遲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  
 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  
 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器鑄琢之勞及諸事役非  
 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  
 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樹高墉嚴壯於外  
 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  
 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愷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